

罗伯特·C·纽曼博士， 《对观福音》，

第 15 讲编辑 批评

© 2024 Robert Newman 和 Ted Hildebrandt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编辑批评。什么是编辑批评？好吧，我们需要看一些定义。编辑，即编辑者的活动。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编辑者。好吧，我们可以说编辑者是从事编辑工作的人，但我们将其称为编辑的同义词，好吗？编辑批评是一种与编辑或编辑活动有关的圣经研究。诺曼·佩林在他的小册子《什么是编辑批评？》第一页中说，编辑批评与研究作者的神学动机有关，因为这在收集、整理、编辑和修改传统材料以及创作新材料或在早期基督教传统中创造新形式时会有所体现。我将简要介绍一下编辑批评的历史。

这是自由派新约批评的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我们对此作一个简要的回顾。我们之前谈到了对观问题和来源批评。自公元二世纪以来，关于福音书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差异以及如何解释它们一直存在着争论和讨论。

到 19 世纪末，人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即 Q 和马可福音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来源，这种理论被称为“双文献理论”。这种工作被称为文学或来源批评。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与对观福音书问题同时讨论，随着 19 世纪神学自由主义的兴起，这一问题变得尤为激烈。

到 19 世纪末，大约 1900 年，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认为马可福音是最可靠的福音书，除了其中的奇迹，这些奇迹基本上都是历史性的。威廉·伍德（Wilhelm Wrede）在他的《弥赛亚的秘密》（1901）一书中认为，马可福音不是可靠的历史，而是出于神学动机，将耶稣描述为弥赛亚，尽管耶稣从未声称自己是弥赛亚。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过不久，德国的新约研究就出现了批评。

它的先驱者是卡尔·施密特、马丁·德贝利乌斯，尤其是鲁道夫·布尔特曼。他们接受了威廉·雷德的说法，即马可福音是他自己编造的框架，并试图深入福音

书，研究口头传播的时期。大多数形式批评家声称，在耶稣的一生和福音书的写作之间，许多材料被发明，许多材料被改变。

好了，这让我们开始讨论编辑批评。编辑批评力求通过填补形式批评和来源批评所忽略的领域，完善对福音书的批判性分析。它研究福音书编辑的工作，特别是他们的神学动机，即编纂口头材料以形成书面记录，或合并和编辑书面材料以形成福音书。

因此，这是对传统的一种批评。来源批评是关于马可福音和 Q 以及他们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关系，而修订批评则着眼于马可福音在选择传统和修改传统方面所做的工作，Q 在选择传统和修改传统方面所做的工作，尤其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从马可福音和 Q 中选择材料方面所做的工作。修订批评在 Wrede 和 Bultmann 的作品中有所预示，尤其是在 RH Lightfoot 的 1934 年 Bampton 讲座中。RH Lightfoot 与 19 世纪的 JB Lightfoot 不同。

他是一个保守得多的人。然而，修订批评的真正繁荣是在二战刚结束后的德国。形式批评是在一战刚结束后的德国兴起的。修订批评是在二战刚结束后的德国兴起的。

这里涉及的作品有冈瑟·博恩卡姆（Gunther Bornkamm）及其 1948 年及之后的《马太福音》作品、汉斯·康泽尔曼（Hans Konzelmann）1954 年的《路加福音》作品以及威利·马克森（Willi Marksson）1956 年的《马可福音》。最近，修订和批评已经扩展到 Q 和约翰的研究。罗伯特·冈德里（Robert Gundry）的作品《马太福音：对《文学与神学艺术》的评论》（1982 年）代表了该方法在福音派圈子中的传播，冈德里实际上因此被选出福音派神学协会。

冈德里认为马太福音中的一些事件是虚构的，目的是阐明神学观点，例如三博士的到访和杀害婴儿。冈德里可能是这方面最激进的福音派，但他肯定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好吧，让我们稍微思考一下编辑批评的方法论。

编辑批评是如何运作的？以下步骤概述了所涉及的程序。无论如何，编辑批评涉及检查通常一次一位编辑的编辑工作。因此，您要仔细比较给定福音书与其对应版本之间的所有差异。

比如说，你要查看马太福音的节选，你指的是马太福音的作者，我认为 Gundry 确实认为是马太。检查一下。现在记住这一点。

因此，你可以将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进行比较，并注意他们各自的记述中存在哪些差异。第二，尝试发现这些差异是作者编辑活动的结果。其中哪些是马太所做的事情？因此，当你将马可福音的记述与马太福音的记述进行比较时，马太是否做了这些事情？诸如此类。

通常，你必须假设福音书有某种特定的顺序和关系。而且几乎无一例外，这是双文献理论，在实际的福音书中，对于这类问题，这当然是主流观点，但不是绝大多数观点。但当你谈到编辑批评时，绝大多数人都认同这一特定模型。

该双文档模型认为马太福音使用了马可福音和 Q。其次，你假设作者没有其他来源，或者至少他自己的贡献可以通过风格来区分。然后，你比较风格统计数据，以识别作者在原本不确定的领域的贡献。所以你已经研究了差异，现在你试图区分哪些是，比如，在我们的特定例子中，我们考虑的是马太福音的作品，等等。

第三，你要研究这些细节上的差异，以确定作者提出这些差异的神学动机。一旦你弄清楚了这些动机是什么，你就可以找到表达这些动机的文本，然后根据这些文本和动机来解释整本福音书。第四，你要重建作者的观点、他的情况、他的群体和他的读者。

这就是德国人所说的 *Sitz und Leben*，即作者的生活状况等。马克森在研究马可福音的修订批评时，典型地在一段福音书中看到了三种 *Sitz und Leben*，即三种生活状况。首先是耶稣的事工。

马克森和其他人会承认耶稣存在，并且他确实做过事。好吧，所以有些《生活与生活》中，《生活与生活》是耶稣的事工。但还有资料的背景，这些资料可能是马可福音和 Q，或原马可福音，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他们的“生活与生活”是什么？然后你得到了编辑者、福音书作者的背景、这个人的“生活与生活”。所以，对于马克森来说，那就是马可。对于冈德里来说，那就是马太，等等。

好吧，我们不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只是课程结束时的简短介绍，但会介绍一些编辑批评的结果。在自由派圈子里，我们对耶稣的生活知之甚少，但我们可以重建早期基督教中许多不同的神学团体。

在保守派圈子里，福音派人士对修订批评的态度要克制得多，但随着冈德里等人的著作，修订批评开始引入这样一种观点，即并非所有叙述都描述了真实发生的事件。对冈德里来说，马太福音变成了一种米德拉什（midrash），这个词源于拉比文学，是对事件的富有想象力的复述或虚构，以阐明各种神学观点。好吧，这是对修订批评的评价。

我先从一些正面的评论开始，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正面的评论是，福音书的作者确实选择了有关耶稣的事件和材料，并将它们记录下来。据推测，他们也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浓缩。

因此，约翰福音 20 和 31 章以及约翰福音 21:25 告诉我们，你知道，有很多材料，我选择了这些材料来帮助你看到弥赛亚耶稣，让你可以因他的名而获得生命。路加福音 1-1 章提到编纂记述。其次，对福音的任何详细研究都必然会产生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这种方法确实对福音书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

第三，福音书的作者显然在选择和介绍中强调了耶稣事工的各种特点，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他们的福音书看到这一点。马太强调耶稣是弥赛亚王，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建立了一个王国，建立了天国，并将耶稣与以色列进行了比较，并为我们保留了耶稣这些实质性的论述。

马可强调耶稣的行为和简短的话语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人是谁？事实上，在福音书的前半部分，有几个不同的人问过这个问题，马可。他的回答是，他是弥赛亚，他是上帝的儿子。路加强调历史性，正如你在序言中看到的那样，他强调耶稣的目击证词，对外邦人、妇女和穷人的社会关系感兴趣，并有这些说明性的寓言。

约翰强调耶稣的重要性，无论是个人意义还是宇宙意义，以及他本人，正如他的话语和奇迹所揭示的那样。约翰有更多的象征意义和寓言平行，但仍然是同一个耶稣。这些重点确实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作者的神学关注点。

所以那些好评。他们确实选择了材料，任何详细的研究都会产生一些有价值的见解。福音书作者显然强调了耶稣事工等的各个特点，这些重点让我们深入了解了福音书作者的神学关注点——一些严重的问题。

嗯，形式批评家，甚至像冈德里这样的福音派形式批评家，得到的一些结果令人震惊。首先，我们拒绝接受记载的历史细节。弗雷达说耶稣从未声称自己是弥赛亚。

严格地说，佩兰是一位修订批评家，他说，一旦我们对耶稣了解甚少，他的说法就会是这样的，即修订批评使得对耶稣的研究变得非常困难，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认识到福音书中的许多材料必须归因于福音书作者、传统编辑者或早期教会的先知或传教士的神学动机，我们必须认识到 RH 莱特福特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福音书确实只给我们留下了耶稣声音的耳语。这意味着，在实践中，我们必须以这样的假设为出发点：福音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早期教会神学的直接信息，而不是关于历史上耶稣的教义。

所有这些都在《什么是修订批评》第 69 页。然后，再往前几页，结论是：不要将信仰建立在他身上。修订批评影响的真正前沿是，它确实提出了非常严肃的问题，即耶稣研究生活、耶稣神学生活的正常动机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历史上的耶稣作为启示的中心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关注点的观点是否合理。第 72 页。这是诺曼·佩林 (Norman Perrin) 的观点，他是一位主流自由主义者。

甘德里，罗伯特·甘德里，是有点激进的福音派。博士的来访和逃往埃及的事从未发生过——他的评论第 26、32、34、35 页。

我把这些读出来。马太现在把当地犹太牧羊人的来访（路加福音 2 章 8 至 20 节）变成了来自异国的外邦贤士的崇拜。正如谱系中除了玛利亚之外的四个女人预示着外邦人进入教会，贤士的到来也预示着来自各国的门徒进入那些承认耶稣是犹太人之王并把他当作上帝的人的圈子。

所有这些都在第 26 页上。然后，当他进入第 2 章第 13 节，继续讲述逃避迫害的主题时，马太将圣家前往耶路撒冷（路加福音 2 章 22 节）改为逃往埃及（第 32 页），然后跳到第 34 页和第 35 页。2、16。

马太进一步探究了摩西的预表，其中有一个情节与法老在摩西出生时屠杀以色列男婴相对应。为此，他改变了在圣殿献祭耶稣时所发生的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的祭祀仪式（路加福音 2:24）。将利未记 12 章 6 至 8 节与希律在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屠杀婴儿的事件进行比较。

根据西缅在圣殿献祭时的预言，婴儿母亲的悲伤与即将刺穿玛利亚心脏的剑相对应，路加福音 1:35。比较马太福音 2:18。希律王的大规模罪行使马太很容易以这种方式操纵多米尼加传统，第 34、35 页。

这就是拒绝记录历史细节。我们看到的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特征是产生假设的历史细节。维利·马克森（Villey Markson）关于马克的背景，佩兰在第 38 和 39 页中进行了描述。

马克森将修订批评推向极致，或许为未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这一新出发点是，他认为马可神学反映了公元 66 年犹太人与罗马战争开始时加利利的情况。马克森认为，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社区在战争开始时就从耶路撒冷逃到了加利利，在那里等待他们认为即将来临的基督再临。

马可福音声称马克森在其神学中反映了这种情况。例如，福音书目前在公元 16 年的结尾是真正的结尾。马可无意继续报道加利利的复活现象。

14:25 和 16:7 中提到的加利利根本不是指复活，而是指基督再临。马可预计这一事件将在他的时代立即发生。我们的目的不是为马克森辩护或与他辩论他对马可福音写作地点和时间的见解的正确性。

我们关心的是指出，我们在这里超越了编辑批评本身，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根据神学洞察力开展工作，我们已经能够确定这种洞察力产生的历史情况。假设的历史细节的产生。Gundry 论马太福音第 5 页和第 6 页的背景。

通过观察马太福音的重点，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写作的情形和写作的目的。这也会揭示出他的福音书的神学特征。马太对混合教会的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教会因各国皈依者的涌入而发展壮大，马太福音 28:18 至 20，但这些皈依者既有真门徒，也有假门徒，他引用了许多经文，并在各章中引用了许多经文。他们之间的区别通过教会遭受迫害而显现出来。马太福音 5:10 至 12。

这场迫害并非源自罗马政府，而主要发生在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中。马太不断揭露和强调他们的罪责——第 23 章第 28 节中有两次引用。

真正的门徒忍受着痛苦。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逃命。另一方面，假门徒则公开否认耶稣，以避免遭受迫害。

假门徒的首领是假先知，他们似乎是定居的教士，即教会官员，他们随和的态度和包容的政策使他们免于巡回传教的艰辛。这些假先知似乎是从法利赛教派和文士职业进入教会的。好吧，看看马太的背景信息。

他从哪里得到这个结论的？他假设耶稣口中的各种言论都是对这些事情的暗示。第三个令人震惊的特点是圣经中加入了历史小说的体裁。佩林在第 75 页说，福音书的标志是其他人遵循的原型，是历史回忆、传统解释以及先知和福音传道者的自由创造力的混合体。

换句话说，它是历史、传说和神话的奇怪混合体。编辑批评明确地表明了这一事实。冈德里。

Gundry 称其为 Midrash 或 Haggadah，但将其与结合了真实与虚构的现代历史小说进行了比较。他的评论第 630-632 页。好吧，这些是正在发生的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的例子。

但在这些方法背后，有些方法值得怀疑。我们把它们归类到不同的标题下，我们称之为谬误。它们不是典型逻辑意义上的谬误。

这个术语是我自己发明的，但方法论上的问题也已被许多人注意到，其中专业文学评论家马西亚斯·刘易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将多次引用他的话。我将方法论中的第一个谬误称为沙子基础谬误。编辑批评建立在可疑假设之上，这是一种复杂的方法论，当它们产生这样的结果时，应该仔细重新审视。

这些假设之一是为了证明福音书的理论。第二个假设是，对于冈德里来说，马太福音完全依赖于马可福音和 Q。因此，他认为马太福音除了马可福音和 Q 之外没有其他来源，因此他必须从路加福音中保存的关于牧羊人和参观圣殿等的材料中推断出贤士来访的情节。第二个问题是我所说的解释谬误，在这方面，我们假设任何解释都比无知更受欢迎。

这对于自由派的修订批评和保守派的协调来说都是一个问题。有时我们只是不知道答案，所以我们可以说，好吧，这是有问题的段落，我们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或这种方式或这种方式来协调它们，但我们没有时间机器。我们不确定。

你可能会说，我支持这个，但我当时不在场，对吧？好吧，你在编辑批评中也遇到了同样的现象，尽管他们并不总是告诉你还有其他选择。刘易斯在《故事》一书中关于批评的文章中发表了这一评论，第 132-133 页。他说，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倾向于想象他们知道与一本书相关的许多事实的许多方面，而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

作者刘易斯曾经是一名作家，他的书也曾被评论过，他不可避免地意识到了他们的无知，因为他往往是唯一知道真实事实的人。最近，托尔金的《指环王》的评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一定是一部政治寓言，许多人认为主魔戒一定是原子弹。

任何了解这部作品真实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平民知道原子弹之前，托尔金就已经进入了战场，对吧？其他人则认为，他的浪漫神话源自他的儿童故事《霍比特人》。当然，现在没有人会责怪评论家们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们应该怎么做？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一个猜测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猜测就把它写下来。当然，这里对我们所有批评家的警告是非常明确和令人震惊的。

《农夫皮尔斯与仙后》的评论家们对这些作品的历史进行了巨大的建构。当然，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样的建构是推测性的，你可能会问，作为推测，它们中的一些难道不是可能的吗？也许是的，但被评论的经历降低了我对它们可能性的估计，因为当你从了解事实开始，你会发现这些建构往往是完全错误的。显然，即使它们是按照非常合理的思路进行的，它们正确的可能性也很低。

因此，我无法抗拒这样的信念：类似关于死者的猜测之所以看似合理，只是因为死者不在场，无法反驳这些猜测。与真正的斯宾塞或真正的兰格兰（《仙女皇后》和《农夫皮尔斯》的作者）交谈五分钟，可能会让整个辛苦编织的资料化为碎片。那是第 132、133 页。

所以，最好是不知道答案，不，我们不知道，而不是知道错误的答案。第三个问题是我所说的论文谬误。博士行业推动了这个问题。

博士生需要写一些新颖、学术性的东西，这会导致他们拒绝直截了当的解释而选择复杂的解释，拒绝记录的历史而选择重建的历史，拒绝直接证据而选择间接证据。结果是一种新的寓言。你还记得佩兰的评论吗？这是佩兰在第 42 页的评论。

问题、答案和教导都出自耶稣和彼得之口，但所涉及的标题来自早期教会的基督论词汇。虽然经文中的事物名字和称号源自传道环境，耶稣、彼得和众人，但他们也同样代表了早期教会的环境。耶稣是向教会讲话的主，彼得代表那些

承认正确但继续错误解释其信仰的易犯错误的信徒，而众人是整个教会成员，以下一般教导是为他们设计的。

因此，就编纂批评的叙述观点而言，我们谈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它的形式是关于历史上的耶稣和他的门徒的故事，但目的却是关于复活的主和教会的。42.

请注意刘易斯的回应，他在《故事》一书中写了同一篇文章来评论。在我看来，评论家最常犯的错误是草率地假设寓言意义，评论家对当代作品犯了这种错误，在我看来，学者们也经常对旧作品犯这种错误。我会向两者推荐这些原则，并尝试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遵循这些原则。

首先，人类智慧所编造的故事不可能被其他人的智慧以寓言的方式解释。斯多葛学派对原始神话的解释、基督教对旧约的解释以及中世纪对古典文学的解释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仅仅因为你能够将眼前的作品寓言化，本身并不能证明它是寓言。

在我们清楚地阐明将其视为寓言的理由之前，我们不应该继续将任何作品寓言化。这是第 140、141 页。我看到的第四个问题是我所说的沉默谬误论证。

如果某个事件或细节只出现在一本福音书中，那么作者一定是编造的，而不是有其他信息。请将此与第 131 页的刘易斯评论进行比较。负面言论对懒惰或匆忙的评论者来说当然特别危险，这对我们所有评论家来说都是一个教训。

整部《仙后》中的一段话足以证明斯宾塞有时会做某某事。只有详尽的阅读和准确的记忆才能证明他从不这样做。这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

更容易被忽视的是表面上肯定的陈述中隐藏的否定。例如，在任何包含谓词“新”的陈述中，人们都会轻描淡写地说邓恩、斯特恩或霍普金斯所做的事情是新的，从而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即以前没有人做过这件事。但这超出了人们的知识范围。

严格地说，这是任何人都无法知晓的。同样，我们经常谈论的关于诗人成长或发展的事情往往暗示着他除了流传下来的东西之外什么都没写，而这些是没有

人知道的。如果我们发现他从诗歌 A 到诗歌 B 的风格发生了现在看起来的突然变化，那么结果可能根本不是突然的。

因此，即使某本福音书，对不起，是某本福音书的作者没有提到某些细节，也不能保证他不知道。第五个问题是我说出的心理分析谬误。批评者可以从作者的写作中推断出作者的动机。

福音书之间的差异是倾向性的，而不是偶然的或重点问题。刘易斯在第 134 页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评论。另一种推测你的书的起源的批评家是业余心理学家。

他有弗洛伊德式的文学理论，声称了解你的所有禁忌。他知道你正在满足哪些未被承认的愿望。当然，在这里，人们不能像以前一样，声称自己从一开始就知道所有事实。

从定义上讲，你，作者，对他声称发现的东西一无所知。因此，你越是大声否认，它们就越正确。不过，奇怪的是，如果你承认它们，那也证明他是对的。

还有一个困难。在这里，人们很难摆脱偏见，因为这种做法几乎完全局限于怀有敌意的评论者。现在我想起来，我很少看到这种做法被用在已故作家身上，除非是有意在某种程度上揭穿其真面目的学者。

《Paralandra》的起源，见欧文短篇小说集第 144 页。刘易斯正在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一些作家交谈。

我认为，布莱恩·阿尔迪斯就是其中的代表。刘易斯说，他的科幻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小说《Paralandra》的起点就是我对漂浮岛屿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其余的工作都是在构建一个可以存在漂浮岛屿的世界。

然后，当然，关于避免坠落的故事就展开了。这是因为，你知道，把你的人民带到这个令人兴奋的国家，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奥尔迪斯说，但我很惊讶你这样说。

我原本以为你建造Paralandra是为了教学目的。刘易斯，是的，每个人都这么认为。他们错了。

知识势利谬误。我们都倾向于嫉妒那些比我们更有声望的人。这里通常指大学自由派，而倾向于看不起那些不那么保守的人。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六个谬误，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们就是编辑批评方法论的问题。关于编辑批评的结论。上述评论不应被视为反智主义的论据。

相反，它呼吁我们对自己的能力进行清醒评估，并敬畏上帝，根据哥林多前书 3:19，上帝用诡计使有智慧的人得胜。根据箴言 21:30，上帝没有智慧、没有聪明、没有忠告。好了，这就是我们对编辑批评的讨论。

现在，我们想简要地总结一下关于整个课程的福音历史的一些结论。我们已经研究了与福音的历史准确性有关的几个主题，特别是对观福音。我们已经研究了关于耶稣的现代观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对耶稣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不是上帝。摩门教徒说耶稣是上帝，但你也可以是上帝。老自由主义者说耶稣是神圣的，就像所有人一样，就像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的母亲一样，等等。

所有这些观点都与《圣经》没有直接关系。它们都是新形式的偶像崇拜，虽然可能让人感觉舒服，但对解决困境毫无帮助，因为那些被造来支持这些观点的神灵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还研究了各种历史观点，其中耶稣研讨会是当前的时尚。

他们声称使用历史数据，但实际上，他们从中挑选自己喜欢的观点。这让我们了解了有关耶稣的历史数据。在您的阅读中，我要求我的学生阅读 Gregory Boyd 的《愤世嫉俗的圣人》或《上帝之子》或 Lee Strobel 的《基督的辩护》。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早期异教资料很少告诉我们有关耶稣的事情。我们确实看到他们承认一些自由主义者不愿承认的历史事实。弥赛亚的主张、奇迹的发生等等。

正如新约圣经所说，犹太人的材料反映了对基督的负面反应。新约圣经说，反对耶稣的犹太人的反应正如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样。他们无法否认耶稣的存在和深远的影响，也无法解释旧约圣经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应验。

为什么关于耶稣和非基督教的资料这么少？我们不确定。也许这就像今天的媒体情况。我们经常看到媒体回避报道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特别是当很难对其进行负面报道时。

至于新约中关于耶稣的证言，保罗是在 50 年代中期写的，很难绕开。他的证言在与福音书的描述一致的总体描述中提供了关于基督的详细细节。这就引出了 3。福音书是耶稣的主要来源。

福音书包含超过 100 页有关耶稣的详细信息。从篇幅、年代和出处来看，它们是我们研究耶稣的主要资料来源。关于这些书的作者，外部证据非常确凿，与我们在每本书的标题上找到的名字相符，没有任何其他证据。

除了约翰，如果名字是虚构的，人们不会选择这些名字。自由主义者必须抛弃福音书写作日期和顺序的外部证据，才能坚持双文献理论。即便如此，该理论在解释内部证据方面并没有比我们提出的建议做得更好，该建议将福音内容锚定在使徒的教导中。

相隔近 2000 年，我们无法回答福音书中所有所谓的矛盾之处，但我们可以提出符合历史可靠性的建议。我们不应该因为担心这些问题而采取问题多得多的观点，从而变得像那些滤出蠔虫却吞下骆驼的人一样。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

它们影响了所有自由派牧师、大多数大教派、世俗媒体以及许多你想接触基督的人，尤其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它们使许多接触过此类材料的基督徒对有关耶稣的福音信息产生了怀疑。它们导致许多人完全拒绝基督教，并被大多数宗教用来反对基督教。

我们必须抓住证据，呼吁人们负责地生活，并根据证据负责地生活。

好了，这就是本课程的对观福音书。感谢您的关注。